兩朝綱目備要

二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兩朝綱目備要卷三

光宗

紹熙五年甲寅春三月壽皇不豫

夏四月朱熹始拜命赴潭州

五月至鎮

五月壽皇疾寖棘

上不能視疾人情益懼

戊寅赦天下
以壽皇服藥故
甲申皇子嘉王過重華宮
王府贊讀黄由乞令王過宮問疾辛巳上奏未報講
官彭龜年次有開繼有請甲申省劄下許之內侍都
監王德謙堅請覆奏王斥其說遂行至重華宮壽皇
為之感動
六月丁酉夜壽皇崩于重華宮

上猶未能出嘉王數入禁中泣請未遂中外訩言靡
所不至戊戌宰執奏事退太皇太后御劄付宰執曰
下昊宰執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辛丑左丞相留正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參知政事陳騤同知樞密院事
余端禮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畢退聚重華殿廬議
成服典故端禮引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
附中使王公昌入奏是日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
聽就內中成服壬寅正汝愚請太后垂簾奏事不許

丁未留正等請立太子

是日宰執劄子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學問日進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癸丑再入劄子御批云甚好乙卯再擬指揮進入乞付學士院是晚批出八字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始懼丙辰再擬入御批可只令施行已未宰執再奏乞面奉處分晚付出封題稍異正不啓封付之內降房七月庚申朔汝愚輙啓封正視牘尾色憂始密為去計

是夏利州西路帥吳挺卒
虞允文丞相既沒朝廷復命挺爲興州御前諸軍都
統制兼知興州充利西安撫使凡十九年矣是夏卒
于軍于是楊輔以總領財賦先事白朝廷乞擇重臣
鎮蜀乃以邱宗爲制置使宗未入蜀而聞挺病甚恐
其軍五六萬人緩急無所屬乃見大臣籌之故事帥
臣闕以轉運使權至是楊虞仲爲利漕宗欲重其事
乃乞令輔往興州攝帥上許焉輔以爲朝臣出使非

制閫所當令不欲行而宗以聖旨移文輔重傷其意即請虞仲權州事而已遥領安撫事未幾并以印送虞仲就權人以為得體先是吳之季歲關外群盜縱横皆縱而不治虞仲至未久遂捕其尤者悉誅之邊人讋服挺之死也上已屬疾不之信趙汝愚在樞筦用邵楊之議更遣張詔代之人服其遠識

草兩川牒試弊

牒試者舊制以守倅及考試官同異姓有服親大功

已上婚姻之家與守倅門客皆引嫌赴本路轉運司
别試若帥臣部使者親屬門客則赴隣路率七人而
取一人紹興後牒試猥多東西兩川尤甚議者以為
濫于是成都路以八十三人潼川路以八十人為額
然此弊特兩川為然若夔利路與東南諸漕司則觧
額不過三數人而已是夏王溉自成都轉運判官名
還入見極言兩路冒親詭貫之弊乞各存十人外均
與本路諸州從之仍各以二十人為額邱宗時為制

置使復請每路止存十二人若就試者少則以二十人而取一人奏可舊例命官鎖印赴漕試者與避親舉人同試王巽澤為益漕始令分場以革假手之弊于是四蜀皆然

秋七月壬戌左丞相留正逃歸

是日大祥正以五更入奏致其仕易肩輿出城去人情益懼　正之未達也有善軌革者推其行年至甲寅年乃為免伏草雞自焚之象殆莫可曉及是曰主

上卯生吾酉生伏草自焚矣遂定逃歸之計

甲子皇子嘉王即帝位

是月辛酉留正朝臨仆于地案上條留正已逃歸此目內復書正朝臨仆地者蓋此條因總叙寧宗即位始末故復追記辛酉日事而及之也都人大駭工部尚書趙彥逾見汝愚白事汝愚微告以翊戴之議遣中郎將范仲壬案宋史彥逾傳作范仲任告殿帥郭杲仲壬初以時事艱難告之不應又以忠義動之又不應仲壬不得已屏人具以西府意達之又不應仲壬乃還汝愚知

不可遂請彥逾往見杲諭旨彥逾謂杲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為國虎臣此事專在太尉杲未及言彥逾變色責之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彥逾盡誠以相告而太尉了不見答即西府有問何以復之耶杲徐曰致意樞密領鈞旨事然後定汝愚知太皇太后深以宗社為憂將白事焉而難其人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者太皇女弟之子也素善慈福宫内侍張宗尹而與溫人蔡必勝同在閤門必勝因其里

人左司郎官徐誼吏部員外郎葉適言於汝愚遂令侂胄以内禪事附宗尹入奏太皇素簡嚴無他語令諭汝愚耐煩而已癸亥侂胄再往不獲命逡巡欲退重華宮内侍關禮問知其謀入白太皇言與淚俱太皇感頌久之曰事順則可更切仔細禮遂簡侂胄以来日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時日已過午矣汝愚乃以諭参政陳騤同知余端禮關禮又使所親閤門宣贊舍人傅昌期案趙汝愚傳傅昌期作傅昌朝密製黃袍時王在

嘉邸殊不知且方以疾在告汝愚簡宮寮彭龜年云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甲子禫祭杲與步帥王仲先案趙汝愚傳作步帥閻仲夜分兵衛南北內太皇太后垂簾命閤禮引王先入次執政奏事太皇曰皇帝已有成命相公當奉行汝愚出所擬太皇太后聖旨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親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皇覽畢云甚善太皇勸上即位上固辭且顧汝愚曰其

無罪恐負不孝之名闕禮等以黃袍被上上拒却不
受汝愚等固以請端禮之言尤力上揮涕勉受遂即
皇帝位于東楹之素幄次行禫祭禮都人聞之始莫
枕矣先是京口諸軍訛言洶洶襄陽歸正人陳應祥
亦謀為變舉事前一日登極赦書至遂敗是晚沈有
開彭龜年乞奏事上慘然久之曰前日聞大臣有建
儲之議此亦可以息浮言安人心今忽遽乃爾早泣
告慈福不允至今悸動　後二日以即位告于天地

宗廟社稷

詔建泰安宫

以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命泰安宫提舉楊舜卿往

南內請八寶　尋詔五日一朝百官月兩朝後又詔

以時方秋暑宜用唐貞觀故事太上皇帝未須

移御其即以寢殿為泰安宫　是歲改泰安宫為壽

康宫

乙丑立崇國夫人韓氏為皇后

太皇太后降旨
丙寅赦天下
常赦所不原者皆除之百官進秩一等賞諸軍　赦
文有曰冲懷每念于退閑親翰嘗頒于近輔盖用上
皇御批八字意也明年用李壁奏命繳御劄八字付
史館
丁卯侍御史張叔椿劾留正擅去相位
上既立趙汝愚奏遣中使禮請之上遣內侍二員分

水陸路宣押赴都堂治事叔椿請議其棄國之罰乃
徙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復相或以留趙二公處變不
同問于范仲𦍮郎中者仲𦍮曰趙丞相同姓之卿也
留丞相異姓之卿也反復之而不聽則去問者不能
詰

戊辰詔求言

略曰朕猥以沖人嗣膺大寶涉道尚淺何以周知羣
下之情燭理未明何以裁决萬機之務思欲圖乂莫

先求言惟祖宗二百年之基既艱於負荷矧中外億
兆人之衆尤重於撫綏軫懷置器之安深切履氷之
懼固當咨詢故老夢想幽人罔間邇遐咸伸播告冐
臆隱約爾其無愛於肆言利害罷行朕欲深求於成
效事關朝政慮及邊防應天之實何先安民之務何
急毋憚大吏毋諱朕躬儻有補於國家當優加於賞
賚冀人使諫方傾聽於嘉謀事君以忠宜大伸於直
道咨爾多士體予至懷

以章頴為侍御史黄艾為左司諫

鄭湜使金

范仲壬副之告登位也

己巳趙汝愚兼參知政事

仍知樞密院事

庚午召朱熹

自湖南安撫知潭州召赴行在奏事上在藩邸聞熹

明德每恨不得為本宫講官至是首加召用熹辭

孝宗之上僊也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熹益
懼遂申省乞歸田里不允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
不應以小嫌廢彝倫其言切直會寧宗立不果上
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講說開導上學頓進一日
光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因進曰若欲
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
可光宗問為誰以熹對彭龜年繼為宮僚因講魯莊
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嘉王

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之說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

如何蓋傾心已久故即位首加迅召皆出上意也

辛未以黄裳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

黄由為起居郎沈有開為起居舍人

乙亥以趙汝愚為右丞相

辭不拜

陳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仍兼同知樞密院

事

賜前宰執侍從詔

訪以得失

丙子大風

戊寅以郭杲為武康軍節度使

錄定策之功也上之立也知閤門事韓侂胄有力焉

侂胄魏王琦曾孫神宗女齊國長公主孫也自孝宗

時已知閤門事趙汝愚將定策侂胄往來慈福與其

謀及即位推恩定策臣汝愚曰我與趙尚書皆宗臣

而韓知閤乃右戚各不言功惟爪牙之臣所當推賞

乃先拜殿副郭杲為節度使

庚辰上率羣臣拜表于泰安宫

辛巳趙汝愚為樞密使

以力辭右丞相故也

壬午貶内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

從侍御史章頴之劾也詔林億年陳源與在外宫觀

楊舜卿與在京宫觀尋罷之億年常州源撫州並居

任　孝宗朝陳源嘗被罪斥逐光宗即位源復召還

紹熙四年除內侍省押班時光宗已病不能時過宮

源數離間上即位貶撫州慶元元年五月移處州二

年上始得子七月源以恩許自便不得入國門給事

中汪義端駮之乃移源婺州而義端亦出知鎮江府

二年夏始聽自便云

韓侂冑為汝州防禦使

録定策功也

癸未余端禮辭兼同知樞密院事

甲申羅點簽書樞密院事

看詳封事

詔兩省官看詳具要切者以聞

戊子詔百官輪對

日輪一員面對

己丑朔安定郡王子濤薨

八月辛卯初御行宮便殿聽政

癸巳除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

疾速前來供職　告詞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

經幃詳延學士眷儒臣之在外須召節以趣歸徑登

從班以重吾道爾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

朝未為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

以邇英之命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

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於

士論直且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賴

試望之于馮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傳於長沙自當接以前席黄由行　熹發長沙且行且辭大略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蓋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故有是言　熹行至信州聞以內批逐留正按正時猶在相位至是月丙辰方以內批罷此蓋亦以朱子被召事而先及之

耳

有憂色學者問故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或曰此蓋廟堂之意熹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遽之輕逐大臣耶至六和塔永嘉諸賢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熹曰彼方為几我方為肉何暇議及此哉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有其漸故熹憂之

甲午增置講讀官

以黄裳陳傅良彭龜年等為之

丁酉詔以生日為天佑節

尋又改為瑞慶節

辛丑詔諸道舉廉吏糾汚吏

詔曰朕惟廉吏民之表而為國之蠹民之病者莫汚吏若也不有誅賞疇示勸懲繼自今諸道司刺舉之官于都邑文武任職之臣廉必聞汚必糾毋憚大吏毋縱私昵賞不爾靳罰不爾私其令吏稱民安副朕意焉

己亥上率羣臣朝泰安宫

壬寅賜講讀官詔

戒其開陳經旨救正闕失

皇弟柄進封徐國公

柄孝宗之孫也孝宗凡三子五孫莊文太子下曰豫

國公挺魏惠憲王下曰左千牛衛大將軍攄次即柄

也光宗下曰保寧軍節度使挺次即寧宗也挺攄挺

皆早卒柄慶元初封吳興郡王

乙巳詔晩講官坐講

尋罷之

初議祧宣祖廟

禮部侍郎許及之等請祧宣祖廟祔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詔侍從禮官集議　是年趙汝愚秉政遂併祧僖宣二廟而正太祖東嚮之位朱熹力爭不聽

丁未議賑諸路水旱

命三省條畫賑恤

乙卯加封安南國王

李龍輅加思忠功臣
減廣南鹽額
歲十萬緡
章頴黄艾罷言職
謝深甫為御史中丞
深甫韓侂胄之黨也先是侂胄恃功意望建節恨趙
汝愚抑之有怨言簽書羅點慰解之徐誼為京尹勸
汝愚以節度使授之汝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答語

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為人
疎直不虞其姦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方進呈
知樞密院陳騤忽奏曰劉光祖與臣有嫌今光祖入
臺願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以內批除深甫
御史中丞蓋侂胄與騤合謀已久汝愚未之覺爾
黄度為右正言
自監察御史遷度在言路未幾欲論韓侂胄之姦侂
胄知之以内批斥去

丙辰留正罷

以内批罷之于是朱熹赴召至信州聞之有憂色未幾諫議張叔椿再劾留正擅去相位詔落正觀文大學士

復命趙汝愚為右丞相

詔近臣舉才

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者二人

九月辛酉劉光祖為起居舍人

丁卯劉德秀為監察御史

時趙汝愚奏乞令近臣舉御史許之始議除兩人諸公舉吳獵者最多名在其首游仲鴻次之德秀為大理寺主簿與侂冑深交侂冑乃諭中司令薦德秀因以內批令兼用中司舉者一人德秀遂與吳獵並除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侂冑之人一時善類排斥無餘蓋十餘年而後定云

庚午羅點卒

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

上以孝宗之喪命趙汝愚朝獻景靈宫命嗣秀王伯

圭朝享太廟而親祀明堂

赦天下

趙汝愚為政首裁抑僥倖以故人多怨者自祖宗以

来人主登極凡列郡守臣率得任子恩間有闕守臣

而以幕職班行攝之者亦官之如例英宗即位司馬

公時知諫院嘗以爲言不聽　上受禪肆眚汝愚因進勲始命監司郡守許上表進貢推恩内守臣係權官者免進貢其表聽附遞　是歲五月以孝宗大漸嘗肆赦七月上登極九月宗祀明堂尚書省契勘一歲之間三行赦放恐有凶惡累犯之人措恩作過内曾犯徒流罪已經登極赦恩免罪後再犯徒流以上情理深重者未得斷遣別聽朝廷指揮其指揮與赦文同降但以白紙連書于黄牒前云二事旨前所未

有也

壬申京鏜簽書樞密院事

鏜亦韓侂胄之黨故擢用之于是陳傅良吳獵劉光

祖等咸先後斥去羣憸附和視正士如仇讎衣冠之

禍自此始矣

壬午黄裳卒

裳與羅點相繼徂謝而趙汝愚之勢益孤

甲申韓侂胄為宜州觀察使

詔侂胄歷仕三朝備宣忠力可特遷二官蓋將以為丞宣使也侂胄自負有定策功覬覦節鉞意不滿上疏力辭乃止遷一官于是怨趙汝愚益深矣

冬十月辛卯銓量四川諸州守臣

故事諸道守臣皆臨遣淳熙末孝宗以嶺蜀道遠始詔川廣知州軍見居川廣合闕到半年前奏事人及係見闕去處並令詣本路轉運司稟事仰漕臣精加銓量人才委堪任使非昏繆老病之人結罪保明申

尚書省然諸道罕嘗舉行至是言者論漕司之權比
制司為輕而其責亦不若制司之重權輕則不敢多
有所廢黜責輕則不暇詳于顧計州縣不治職此之
由請一付之制司權重則雖廢黜之多而有所不憚
責重則顧計利害之深而不敢苟且如此則昏老病
疾之人不得冒居而州縣無不治矣趙汝愚為政遂
白行之其後數年議者不以為當嘉泰元年五月復
有旨並赴闕朝辭會知合州郭公爕等數人代者皆

過滿帥臣劉徳秀因請于朝乃復令制司銓量免奏事焉大抵川峽道遠守臣奏事者多以為勞若帥臣公心一意而無請託喜怒予奪之私則銓量為得矣

是日朱熹奏事行宫便殿

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于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于經矣是則

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于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爲之見於上地變爲之作于下人情爲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大勢屹然而大定亦可謂處之以權

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于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議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

經可正大本可立矣至于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
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
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二日而一至以至于無一日
而不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
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
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其二畧曰為學之道莫
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
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盡敬而持志帝

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
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目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
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切慨嘆其三
略曰臣前任備位潭州竊見本路土瘠民貧無他生
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例于常賦之外多收加耗
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臣嘗與漕臣何
異備奏全州守臣韓邈所申乞減添差員數可見一
端其他州縣往往類此乞詔本路帥臣監司以前日

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大段闕乏去處特
與痛加裁減其四曰去冬湖北猺人侵擾邵州界分
據守臣潘燾條畫到移置寨柵增撥戍兵利害數條
已具奏乞賜施行欲乞明詔大臣早賜處分其五言
修潭州城壁事

乙未以雷雨詔求言

詔曰朕以不德嗣承大寶夙夜祇懼不遑寧處乃者
陰陽繆盭雷震非時淫雨為災朕心甚懼推尋厥咎

未知其繇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其令侍從臺

諫各條疏以聞　庚子以久雨命大理三衙臨安府

兩浙州縣決繫囚釋杖以下

辛丑蠲減苛征

減兩浙江東西路和買折帛錢蠲兩浙路丁絹身丁

錢一年

雅州蠻寇邊

沙平者雅州嚴道縣徼外蠻也與碉門寨纔隔一水

兩寨在州西八十里沙平凡六族其地有胡盧里歲
輸稅米百二十斛于碉門乾道間蠻人高奴吉作亂
焚碉門宣撫使王公明出榜碉門撫諭蕃人聽命自
是捐胡盧里之稅與之兩沙平為蠻人有矣至是冗
嶺蠻人因沙平以叛土兵以神臂弓射退之制置司
命閉禁門者月餘蠻人糧盡乃就降　是歲黎州蠻
曳失索畜卜亦入寇先是淳熙中吐蕃若齊青羌欲
結連努兒結寇邊努兒結不從遂從白水兩村老稱

渡河意欲歸漢官司處努兒結情偽未定不聽于是
招集努兒結族黨犒賞醉以毒酒生縛努兒結蒙丹
足都提三人檻送制司努兒結至雙流絶食而死蒙
丹足都提遂留戍都努兒結之弟三開者得諸羌歡
心銜兄之死聚深蕃諸族入寇時趙汝愚被命帥蜀
措置有方三開前後三次為官軍所敗制司又立五
千緡賞欲生縛之三開憂恚嘔血而死其弟失落盤
出降許之孝宗謂汝愚有文武威風而知大體益重

之然三開雖死而努兒結之子思失索猶在至是有
彌羌人悶笆至三衝寨與土丁趙阿閏相毆遂追殺
之買馬官趙鼎懼生事以骨價錢償之悶笆之兄畜
卜思失索聞之遂以努兒結等向來不得一錢為詞
聚衆入寇諸司調兵往援一方騷然蓋努兒結以癸
巳之春盜邊甲辰之秋歸漢乙巳之春被縛而三開
以丁未之秋復讎失落盤以戊申之夏納款思失索
以乙卯之春再為報復之舉至戊午冬始降始終凡

三十六年云　良失索初入冤在此年而不得其月

日姑附見于此

是日命朱熹講大學

除待制兼侍講辭不允　熹尋奏云臣伏見近制每

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兩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

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係罷降月分陛下天性好

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宫必不暇逸欲乞今後除朔望

旬休及過宫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

令逐日早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恐聖躬久坐不無少勞卻乞權住當日早講一次從之　閏月朔日進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丹書出自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上曰近有人進入此書因命小黃門取示盖黃庭堅所書墨跡也　越三日晚講因奏曰臣所進講大學口義不審曾經聖覽否上曰宮中無事常看又奏陛下于臣妄說有所疑否上曰說得甚好無可疑又奏萬

幾事煩恐講義卷軸大難于披覽欲寫成冊子進入以便反覆觀考上欣然曰正欲與卿説作冊子來可速進入久之未敢上因入講上忽宣諭曰向日令卿寫講議冊子何久不進入奏曰未奉進止未敢遽上上曰速進來初熹既寫成冊子欲點句讀而未敢啓上忽曰可一一就點成句來奏曰容遵稟進入既進上一日講畢奏曰臣所進講義冊子必經聖覽上領之又奏不知于聖意如何上欣然曰看來緊要處只在

求放心耳熹頓首曰聖學高明宣諭極是老師宿儒窮日竟月不曾見得此意說得此語陛下天縱生知拈出此求放心語正是聖學要領願推之以見于實行不患不為堯舜之君也他日熹又奏疏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于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名大臣如仁宗開天章閣故事至于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

矩長庶幾于天下之事各當其理矣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

命朱熹入史院

除兼實錄院同修撰辭不允　閏月十一日初入院時院中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熹議欲以事目分之須依次序編排各

具首末然後類聚成書方有條理檢討官不肯從

甲辰趣後省看詳封事

翌日朱熹上奏云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雷雨之異許陳闕失仰見陛下畏天省己之意竊見陛下登極之初已下明詔求獻言者甚衆未聞一有施行令復求言殆成虛語乞令後省官鎖宿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施行庶幾聞者知勸直言日聞詔差沈有開劉光祖看詳限十日聞奏

乙巳上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謚

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　尋詔廟樂名曰

大倫之舞

詔建欑宫

於永思陵之東南以十一月乙卯權欑孝宗欑宫于

永阜陵紹興初六飛駐越昭慈聖獻皇后上賓因卜

地權欑于會稽上皇村蓋便于修奉也及卜祐陵遂

就其側併舉顯肅憲節二后祔焉顯仁高后繼從其

兆則廹隘已甚矣高宗之葬也趙汝愚時守蜀手疏
論會稽欑宮淺薄可爲深憂宜復祖宗山陵之制朝
論不從于是自昭慈之西連用五穴山勢漸遠其地
愈卑矣孝宗將欑汝愚爲樞密使建議以欑宮本非
永制實居淺土敵以三宮初期克復神京奉遷神駕
雖其志實美而其事實難且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
興豈宜徒徇虛名以基實禍識者深以爲然時日官
荆大聲已卜地思陵之傍開深五尺下有泉石按行

使趙彦逌以為土肉淺薄不可用汝愚乞改卜意欲以中軍寨為之而宰相留正以為不然于是彦逌與覆按使謝深甫附其說乃命大聲改卜于新穴之東視新穴纔高一尺一寸五分而已孫逢吉為覆按使還言當少寛時日别求吉兆而内廷左右以久居喪次内外不便皆主速葬之說乃詔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議者皆言神穴未安自合展期改卜况朝廷禮文何嘗盡循古制豈必拘七月之期奏劉光祖所草

也朱熹時在經筵復上議狀一云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議論紛紜迄無定說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說而不博求名山以禮而言則記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則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雖葬于墓猶欲其

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乎若
以術言則凡擇地必先論其主勢之强弱風氣之聚
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政使實有
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
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冢宅向
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
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以為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
之則吉逆之則凶然自永安遷奉以來遵用此法而

九世之間國統再絶靖康之變宗社為墟若曰其法
果驗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于國音
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使之言進退無據類
皆如此又言今穴視前穴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開
至六尺一寸五分即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
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
者無水石邪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及富陽縣其江山
之勝雄偉非常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

形勢寛平邃密此必有佳處可用而臣未之見也竊見近年地理出於江西福建為尤盛望下兩路帥臣監司疾速捜訪量給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于近甸廣行相視擇一最吉之處以奉神靈萬世之安子孫逢吉所謂必寛日月别求吉兆為上此十字者實為至論臣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誠不忍以夀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浅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為陛下言之疏入不

報其後孚定永阜攢陵于會稽汝愚請如故事建靈臺同列又以後喪踰前喪而止故崇陵亦因之若成穆成恭二后則先葬于赤山慈懿皇后則攢于南山淨慈寺

丙午郤瑞慶節賀表

從朱熹之請也前一日晩閤報來日百官上表稱賀熹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畧云壽皇梓宮在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時講行賀禮覩

此闕失心實未安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使令權免其表亦不收接庶幾上廣孝治益隆聖德風示四方垂法萬世有旨郤賀表不受熹尋奏前日賀表雖蒙降出而未降指揮令後合稱賀三年之内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

壬子曽三復使金

賀金國正旦也是後賀正旦使不復録

是月詔建福寧殿

以僖東宫為之備移御也朱熹彭龜年等請罷之

閏十月癸亥集議廟制

國朝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

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嚮之位王安石用事以為僖

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有廟與后稷無以異

當時諸儒韓絳董辯之不從時程頤為布衣為人言

亦以安石之言為是熙寧八年夏禘于太廟以僖祖

東嚮自是無敢議者紹興後董弅王普尤袤俱請正

太祖東嚮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至
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
至是孝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併祧僖宣二祖事
下侍從臺諫禮官議于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祧二
祖而正太祖東嚮之位諸儒如樓鑰陳傅良輩皆以
為可詔從之僑等尋又奏請立僖祖別廟以順翼宣
三祖祔藏時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
大畧云准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

今詳羣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
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夾室至于祫祭設幄于夾
室之前則亦不得為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
有毁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
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
時暫東嚮之故不知其實無益于太祖之尊而徒使
僖祖太祖兩朝威靈相與爭校强弱于冥冥之中併
使四祖之神疑于受擯徬徨躑躅莫知所歸令人痛

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
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
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于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
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謂有
其舉之莫敢廢者乎又言當以僖祖為始祖如周之
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祖之
廟皆萬世不祧仁宗為昭英宗為穆與真宗主並藏
西夾室神宗為昭哲宗為穆徽宗為昭欽宗為穆高

宗為昭孝宗為穆而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若未能
然則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
室太祖太宗仍共為一世自真宗以下至于孝宗凡
九世十二室貼黃云續蒐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
以為太祖以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
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
或謂靈芝之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
天下基本盡出于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

僖祖廟為得禮安石所見終是高于世俗之儒熹竊詳廟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伏之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又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于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令以程頤之說攷之則是非可判矣議既上名對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熹先以所論畫為

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
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亦
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于
榻前撰數語俟經批出施行熹方懲內批之弊因乞
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即進擬詔
意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遷之矣時汝
愚既以王安石之論為非異議之徒懼其軋已藉以
求勝事竟不行熹時已得罪遺汝愚書曰相公以宗

支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折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永國祚于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為十二室故孝宗既升祔而東室尚虛熹以為非所以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待制章再上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不許及高宗案高宗已祔此當云光宗祔廟蓋併記後事也原本有誤遂復為九世十二室云盖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

後正太祖之位自是年冬始而別建一殿以奉祧主
于大殿之西隅歲命禮官薦獻焉今謂四祖殿者是
也
辛未核實椿管錢
遣職事官二員核實鎮江建康府池鄂江州椿管錢
乙亥趙彥逾知建康府
除端明殿學士恩數視執政趙汝愚謀立上時遣彥
逾達意于殿帥郭杲事定亦冀汝愚引己同升已而

止除端明殿知建康彥逾怨之遂與韓侂冑合未幾改除四川制置彥逾愈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指為汝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于是上亦疑汝愚矣

是月復提舉太史局官

舊以近臣兼之熙豐以後不復置至是以命薛叔似明年何澹以非舊典為言遂罷蓋務反趙汝愚之政而不詳考也

詔舉宗室
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
詔改明年元
賜史浩謚
曰文惠
十一月戊子朔朱熹罷
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
可知悉趙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韓侂胄必

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侂胄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録黃舍人鄧馹面奏乞留熹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録黃有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郡劉光祖再上疏留行不報樓鑰再封還録黃有旨依已降指揮案慶元黨禁御批之降在閏十月十九日甲戌趙汝愚袖批還上至此皆閏月事也與此異傳良疏中有朱熹論事頻繁迂濶之語盖侂胄嘗言陛下千乘萬騎而熹

乃欲令一日一朝豈非迂濶故時人謂傅良因廟議
不合陰肆中傷云工侍兼侍講黄艾因講問逐熹之
驟上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艾懇請再三
不已吏侍兼侍講孫逢吉上疏留熹又因講權輿之
詩反覆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時侂胄欲用
優人王喜按原本作熹今依慶元黨禁改為閤門祗候先是侂胄嘗
令喜于禁中效熹容止為戲熒惑上聽于是逢吉誦
言將入諫乃止監察御史吴獵入劄子乞留熹不報

登聞鼓院游仲鴻亦上言朱熹海内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為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以為天下大老去之則人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為國願亟還朱熹無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胄勢方盛人皆為仲鴻危之熹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間進講者七内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各一在朝甫四十有六日云初熹之被召也對于行宮便殿首奏陳之有曰發號施令

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才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釁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于此又再三而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請對白發侂胄之奸適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為計憙累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之虞仲鴻亦力諫汝愚不聽而所倚為腹心謀事者又皆持祿茍安無復遠慮右正言黃度欲

論佞胄謀泄以內批斥去熹不勝憤遂因講畢奏疏
極言凡四事其畧曰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為屋三
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便
安之計臣不知此果出于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
之願邪抑亦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
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
恐懼修省之時不宜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
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于死亡之際忽見陛下

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為事
而無矜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
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
壽皇在殯因山陵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
后皇太后晨昏之養尤不可缺而四方之人但見陛
下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六軍萬
民之心有扼腕而不平者矣此臣之所大懼也至于
壽康定省之禮則臣嘗言之矣今聞邇日一再過宮

亦未得見而不亟爲慮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
帝聞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
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
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
内禪之說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爲究轉方便
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
上安宗社下慰軍民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
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大

懼也至于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于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于理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于公議此弊不革誠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亂蓋自隆興以来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

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
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胎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
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奈何又欲襲其
跡而蹈之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欑宮之卜偏
信臺使之言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為壽
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夫以
壽皇之豐功偉績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
草也豈不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

于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老病之餘寒齋獨
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于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
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閑之燕矣疏入侂胄大怒
陰與其黨謀去其為首者則其餘去之易爾所謂首
者蓋指熹也熹時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亦
頗見嚴憚于是侂胄之計遂行及熹講筵留身再乞
施行前疏退則内批徑下乃有宫觀之命未幾除知
江陵府湖北安撫熹辭不拜乃除提舉南京鴻慶宫

熹既去彭龜年遂徑論侂冑竊弄威柄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讀劄子畢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無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開陳欲兩留之既而内批彭龜年與郡節度使吳琚嘗言時上無堅留侂冑意使有一人繼之則去之必矣侂冑既留勢益張因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

胄然之

甲午復加封安南國王

濟美功臣

丙午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

侂胄固辭　明年趙汝愚罷侂胄乃建節鉞

戊申詔均内外任

汝愚當國言者以為今賢士大夫往往不樂為外官

蓋外權太輕雖欲有所施設而不得騁故也今日之

勢莫若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可以剸致
于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以責事功詔可
未幾汝愚去位亦不克行
辛亥雨木氷
是日詔遵用三年之制
詔曰三年之喪古有彝制朕勉承慈訓寅紹邦圖孝
宗之家法具存恥躬惟古道是復以盡厚終之義以
昭尊祖之誠朕當遵用三年之制其令禮官條具典

禮以聞　高宗之喪孝宗為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
司請于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
之舊朱熹之在講筵也不以為然奏言今已往之失
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制
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
行措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為之制勿使
肆為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
也初熹上議時門人有疑者熹未有以折之後讀禮

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條見其所引鄭志有諸
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
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乃知經文有所未備而待於
傳注者如此因自識于本議之後云
陞潛藩名
以明州為慶元府
十二月丁巳朔禁民間妄言宮禁事
乙丑陳傅良罷

坐留朱熹為謝深甫所劾

戊辰以陳康伯配饗孝宗廟廷

光堯之祔廟也祕書少監楊萬里獨謂張浚有復辟功不得與配食為非宜與洪邁爭之不能得因乞補外洎孝宗祔廟議者復推陳康伯而浚終不得預蓋但以富平淮西苻離三敗之故而不考曹彬岐溝之役其喪師蹙國亦不下於富平與苻離今以一眚掩其大德蓋洪邁兄弟皆湯思退舊客夙有憾于浚故

以復辟之勳歸之呂頤浩也吳總再上疏請以其父
璘配食不報
巳巳陳騤罷
庚午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
樞密院事
皆韓侂胄之黨
彭龜年罷
坐上疏攻侂胄也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趙汝愚

請留彭龜年不聽

劉光祖罷

坐留朱熹為劉德秀所劾

是歲詔賑諸路水旱

兩浙淮南江東西路水旱詔蠲其賦仍賑之

築紹熙堰

兩淮土沃而多曠土人且耕且種不待耘耔而其收

十倍浙民每于秋熟以小舟載其家之淮上為淮民

穫田主僅收什伍他皆為浙人得之以歸是歲陳損
之提舉淮東常平以淮田多沮洳因築堤數百里捍
之得良田數百萬頃事聞錫名紹熙堰朝廷念淮民
至今損其稅

兩朝綱目備要卷四

寧宗

慶元元年乙卯春正月丁亥朔蠲兩淮租稅

尋詔蠲台嚴湖州貧民身丁折帛錢一年

壬寅黎州蠻寇邊

羌人薄安靜寨義勇軍正將楊師傑及將佐王全等八人與戰郤之於是權制置司公事茶馬楊經申已

行殺退三月己酉詔知黎州王聞禮特轉一官時王
宗康已爲興元都統制會丞相留正得罪侍御楊大
法因劾宗康淫邪貪黷曩在黎州殺降餘黨皆怨至
今爲患五月丙戌宗康降一官放罷六月甲戌詔師
傑等九人特轉一官師傑仍充成都府路兵馬都監
陣亡者三人録其子軍士千二百有八人賜緡錢有
差既而宗康又坐贓罪追六官邛州安置
乙巳詔收養遺棄

詔兩浙淮南江東路荒歉諸州收養遺棄小兒

辛亥賑京城貧民

以陰雨賑濟行在貧民　尋詔釋大理三衙臨安府

兩浙路杖以下囚

丙辰白虹貫日

二月丁巳朔詔耕荒田

詔兩浙諸州勸民耕墾荒田

丁卯申嚴臧否之令

詔帥臣監司歲中考郡守臧否以聞　五年三月用
陳自強奏罷臧否
戊寅右丞相趙汝愚罷
先是正月辛亥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是月丁丑沐
以本職公事上殿乞罷汝愚政柄以尊安天位塞絕
姦原是日汝愚乞罷政出浙江亭待罪詔中使宣押
赴都堂治事沐又入劄子乞即賜明斷吏不宣押無
使之往來道路重失進退之義是晚召權直學士院

鄭湜鎖院汝愚遂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制辭畧曰頃我家之多難頼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勲尚祈啟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於是御史中丞謝深甫（案慶元黨禁乃御史中丞何澹也）殿中侍御史楊大法監察御史劉徳秀劉三傑劉子臣等竊見趙汝愚冒居相位陛下示以諫臣之章汝愚倉皇出門至宣麻罷免在廷之臣猶以為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

重寄伏望因其有請姑寢福唐之命令汝愚且以職名奉祠汝愚狀乞將前件新命盡賜罷免令臣姑守本官奉祠杜門省咎甲申有㫖依所乞依舊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鄭湜之草制詞也坐無貶辭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

已卯雨土

余端禮兼參知政事

章頴罷

自權兵部侍郎與郡尋與宮觀坐上疏留趙汝愚也

庚辰徐誼罷

亦坐上疏論救汝愚罷去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庚寅太白經天

癸丑集議鐵錢利害

命侍從臺諫兩省集議江南沿江諸州行鐵錢利害條具以聞

甲寅李祥楊簡並罷

皆汝愚之黨也

夏四月丁巳竄呂祖儉案祖儉之疏以四月二日上四日始有韶州之命丁巳乃三日

與慶元黨禁異書行之詔在五日

自太府寺丞安置韶州坐上疏乞留趙汝愚併論朱熹彭龜年等不當逐語侵韓侂胄故也中書舍人鄧驲封還録黄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竄斥以示寛容自合書行敞五月詔祖儉改送吉州安置

已未以余端禮爲右丞相京鏜知樞密院事
庚申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
宏中與周端朝張衜林仲麟案仲麟慶元黨禁作仲鱗誤蔣傅徐範上書曰臣聞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而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絶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羣小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盡去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𢿱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後邪

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我宋不競貽禍至今此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臣竊見近者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爲乖戾隨即罷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懷不自安故黜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爲過如沐所言則以爲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詆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父老歎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頴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既而祭

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以祥之沉靜自守簡之耿介不阿決非有所利而言者人心天理不可厚誣善類皇皇莫知所據言者務求巳勝沮抑公論窺伺間隙遲回而不敢發一旦祥有補外之命惡其與簡扶植正論潔身而去極力擠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涕泣而相告曰當異論譸張羣情畏縮之際隨聲雷同固寵緘默誰肯奮身權要別白是非凜凜不屈使二人者茍有一毫爲巳之私豈

肯自附於已去之宰相而犯虎豹九關之怒哉今李

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論之不直於已乃欲盡

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

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

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陛下厲精

之初發推剛德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持公議以定

國是遽聽姦回槩疑善類此臣等之所未諭也臣等

嘗摭之僉言李沐本以庸才猥厠朝列舉動輕躁而

無老成之定慮趨操凡陋而有阿附之邪心驟躐諫
垣物論不與況敢誣蠛大臣堙塞公道而陛下從之
如流略不知察道路譁然以為李沐内結權倖陰有
指授率爾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不敢異議天下
扼腕氣將奚伸其氣焰已足以熏灼朝路撼揺國勢
陛下若不亟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
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
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揖

遴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方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尚不於此時為利今朝廷清明上下安妥乃有異志乎李沐輒以危言怵脅陛下巧於中傷君子立威取名情狀敗露李祥楊簡職任師儒每以名節激厲學校出位而言實勇於義其學力之充思慮之深舉世搢紳心所愧服士類聞風莫不興起顧以讒言去之豈不損士氣而失士心乎願陛下鑒漢唐之禍

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
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别淑慝竄
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等雖蹈鼎鑊實
所不辭情激於中不能自默惟陛下裁擇庚申詔宏
中等妄亂上書扇揺國是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
舍人鄧馹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
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
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它州

聽讀而已紹熈間布衣余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
罪坐之誠不為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
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
人若以扇揺國是罪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也
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為至寡也聖明初政仁厚播聞
睿斷過嚴人情震駭若加聖慮裁之以中使為士者
知有所懲而不失聖明寛大之意則於治時為得所
有録黄臣未敢書行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

劉德秀除右正言是夜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錢象祖遣人逮捕諸生分遣使臣押送貶所癸亥詔駟依已面諭書行未幾駟請補外罷爲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明年七月皇子生德音宏中等各押歸本貫聽讀宏中字充甫福州人登開禧二年進士第端朝字子靖溫州人嘉定四年南省進士第一衜字周叟福州人後以父任補官二子與端朝同年登第仲麟字景冲案楊宏中傳宏中爲開禧元年進士端朝字子靜嘉定三年進士第一衜字用叟仲麟字景仲皆與

此小異據通考開禧元年嘉定四年放榜作二年三年者誤範字彞父皆福州人範嘉定元年登第仲麟猶未偶也傅字象夫信州人久居學校忠鯁有聞叩閽之事實其屬槀自處州貶所得還未幾病卒侂胄既死有旨褒録上書六士宏中衢皆循一資端朝仲麟各免文解一次傅已死以束帛賜其家蓋自靖康以來國有大事諸生叩閽伏闕不憚危言累聖優容類多聽納間雖暫為權姦所抑要之以公論未嘗不伸云

是月都城大疫

上出內帑錢為行在貧民醫藥棺斂費仍賜諸軍疾疫死者家

五月戊戌詔誡風俗

時知名之士罷斥相繼人情洶洶韓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寘典憲詔曰朕惟風俗者治忽之樞機士大夫者風俗之權輿昔周文

武之隆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下至
庶民無有淫朋比德今也不然懷背公死黨之恩蔑
尊君親上之義諛佞側媚以奉權强詭僻險傲以釣
聲譽倡說横議貪利逞私使毀譽是非混然淆亂於
乎朕之所託顧乃如此自今至於後日洒濯厥衷存
公去私可否從違各當於理則予汝嘉其有不吉不
廸習非怙終邦有常刑朕不敢貸直學士院傅伯壽
所草也伯壽自得之子乾道閒自得以不受曾覿之

招名聞四方至伯壽則奴事侂胄隸人蘇師旦致身
通顯其弟伯成非其所為每切責之至是始草詔以
詆善類
丙午置廣惠倉
詔諸路提舉司置修胎養令
六月丁巳劉德秀請考核真僞
此論僞學之始也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
僞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

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實凡虛偽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　庚午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案慶元黨禁作袁奕）國子正陳武皆罷去司業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為言逵亦罷

己未復置臺諫言事簿

命中書省置

庚午詔武臣舉人

三衙江上諸軍主帥將佐初除舉自代一人歲舉所知二人

癸酉韓侂胄建節

趙汝愚之當國也徐誼言宜以節度使畀侂胄汝愚不聽至是命爲樞密都承旨固辭乃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宮明年秋以上誕元子拜開府儀同三司充觀使

秋七月丁酉何澹請禁偽學

澹為御史中丞始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朝堂後七日吏部郎官糜師旦亦建言請考核真偽未幾遷左司員外郎時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澹又上疏論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趙汝愚落職罷祠
落觀文殿大學士罷宫觀用何澹章疏也
己亥太白晝見
八月己巳詔修武備
詔内外諸軍主帥條將佐士卒器械船艦可用與否
及控扼防守之策以聞
己丑倪思請究實贓吏
倪思爲吏部侍郎建言今之達官貴人贓以萬計監

司臺諫按發不過放罷前之行遣既不究實後之辯
雪遂得有辭請自今以貪墨聞者雖未欲送獄根勘
亦合差官究實懲治庶幾大贓治而小贓服其後亦
不克舉行
是月都城水
詔蠲水傷貧民賦　尋以久雨決繫囚又詔蠲台嚴
湖州水災民丁絹
冬十月乙丑陞潛藩府名

秀州為嘉興府舒州為安慶府嘉州為嘉定府英州為英德府　開禧元年陞嘉定州為嘉慶軍

十一月己丑雨土

戊戌加上帝后尊號

壽聖隆慈備福太皇太后尊號加光祐二字壽成皇太后尊號加惠慈二字上太上皇帝尊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后尊號曰壽仁

丙午竄趙汝愚

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黨汝愚亦
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丁未命宰執大閱
庚戌何澹言薦舉弊
趙汝愚秉政引用多所知有自外徑除館學者澹為
中執法以其廢壞壽皇成法嘗上疏言之已而有旨
除甲科及經擢用人外須歷知縣有政績諸司薦舉
乃得除職事官用矯其弊命下澹復言若此用人必

有二弊一則其人政事雖有可述而有勢力可宛轉
移書遍囑剡奏鼎來二則諸司之中苟有強有力者
為之主張則它司莫敢違拒寒畯之士無由可進請
詔諸司取實有政績者連銜以聞仍關御史臺照會
若有不公許本臺覺察從之然終不能革也　嘉泰
初鄧友龍為察院復奏自慶元三年至六年在外被
薦者無慮千餘人其間或乏廉聲而舉充廉吏或素
昧平生而舉充所知或不能文而舉可備著述至於

廟堂亦無以處之顧詔中外臣寮自今有人則薦無人則闕儻所薦非人當擇其尤者覺察以聞疏奏從之

是月詔諸司連銜薦舉

明年章森帥興元薦知利州蒲叔獻等三人政績有旨與監司及陞擢差遣胡紘為御史上言叔獻等不聞有過人之才而森以人情之厚獨銜舉薦詔勿行

嘉泰二年三月右正言施康年又言近世士大夫有

持廉吏及科目薦章十餘至廟堂而得學官者又有
挾三四薦而得院轄者執政至無以却之請除陞改
自代十科外卷行罷去如朝廷間有特旨令内外舉
薦者並具實迹以聞從之自此舉薦之濫少革矣
十二月丙子朱熹辭職名
詔依舊充祕閣修撰宫觀　熹以去年十月去國累
奏辭新命併乞追還職名未得請繼而丞相趙汝愚
罷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論丞相貶時事為之一變熹

已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
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
丞相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
聽蔡元定入諫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
奏槀焚之因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其初奏略曰
陛下即位之初臣以愚賤疎遠之蹤首蒙眷知召置
講席正以庶官無由入侍禁闥故特假以侍從職名
臣嘗再三懇辭曲蒙天慈加賜手札俾速祇受因遂

不敢力辭供職四句屢得進講凡所開啟多蒙開納而臣惷愚迫切便欲致君堯舜之上遂觸忌諱以煩譴訶皇慈過恩猶不加罪親御翰墨俾就退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所宜即日拜命奔走率職別圖後效以塞前愆而反覆思維前日之罪既以學力未充誠意不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衷釁咎不容湔洗所有元借職名已是難復冒居豈敢更叨進擢之寵欲望追還新舊職名俾以寄禄元官復奉鴻慶故宮列

聖香火其第二奏畧曰伏念臣本是庶官無他勞效
元帶秘閣修撰已是兩朝過恩比者秖緣聖意欲令
講書遂使暫陪邇列未及兩月果以罪戾譴罷而歸
所被誤恩理宜追奪其第三奏自劾議祧廟事畧曰
臣之凡愚素號山野入侍經幄僅及四旬意見闊疎
言詞鄙拙固已自知不堪選用之意惟有中閒輙議
僖祖皇帝皇家始祖不當一旦并行祧毀且使太廟
之祀止及八世降於天子九廟之禮尤非所宜獨蒙

聖慈特賜宣問親奉玉音以謂僖祖之廟自不當遷至于再三不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退伏循省益愧心顔尚借寵榮許仍舊職非但有乖輿論亦恐上累盛朝其第四奏乞致仕畧曰不意病勢危篤自知難戀聖朝依例合乞致仕又念見係庶官不敢專具奏牘遂申本貫依例陳乞恭奉聖旨未賜開允惟是區區本以鄉来入侍日淺自知未有毫髪報稱不當仍帶舊職出領祠官所以懇避再三即非過爲沽激所

有昨来陳乞致仕實縁病勢危迫方敢冐昧今雖苟
延殘息終是不堪異日使令不敢更叨廪禄以速滿
盈之咎其第五奏自劾妄議山陵事畧曰去歳曾因
集議永阜攢宫妄意輙陳管見欲乞少寛遠日政卜
神臯庶妥威靈以延運祚令者伏覩進奏院報前日
小大之臣曽議此者皆以坐罪次第降黜而臣狂妄
又嘗面奏其跡尤不可揜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
文字不曽付外是致漏網未抵譴訶若遂隱匿不言

更冒榮寵竊慮祇受之後公論不容未及終朝便煩
褫奪顧微臣進退之義雖不足言而聖朝刑賞之中
則為可惜伏望聖明奮發威斷付之司敗以肅邦刑
庶免煩言重勞淵聽其第六奏畧曰臣本意止為已
罷講官不敢更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
因他事忘其前語此其所以屢瀆聖聰而曾不足以
少回天意者也乞照去年申省及後来第一第二次
辭免奏狀早賜施行　傅伯壽行追還職名制詞云

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旣諒忱誠具頒茂命以爾心耽墳素性樂邱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憍然旣陪東學之遊兼侍西廂之邃見生幾晚方喜桓榮之説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夫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兹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夫豈其然顧爾務狥於名高在我詎

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
勉從在至懷而良咈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槖之
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初佗胄猶未敢有
加罪之意奏牘再三皆有褒詔廟堂寄聲云朝廷欲
以此別真偽望先生體此意勿復辭熹不聽辭益力
廟堂不樂伯壽故家子弟嘗執子弟禮恨不薦已因
行詞以逢迎之是後小人始敢詆熹無復忌憚矣

慶元二年丙戌春正月戊子雷

庚寅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鏜為右丞相鄭僑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參知政事何澹同知樞密院事

庚子趙汝愚卒于永州案慶元黨禁汝愚之卒在二十日丙子汝愚傳又以為正月壬午

汝愚既謫道過衡州已病又為守臣錢鍪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寃之訃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汪義端繳還復官之命從之案寧宗本紀趙汝愚復官歸葬之詔在二月辛酉又以中書舍人吳宗旦之言而罷皆與此異時有迪功郎趙師召

者上書乞斬汝愚事雖不行然侂胄之黨以汝愚有
定策功惟恐其復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未可
知也

甲辰留正落職罷祠

落觀文殿大學士罷宮觀坐引用偽學之黨為劉德
秀所劾也偽學之稱自此始　自熙寧元豐間河南
程顥程頤兄弟始以道學為天下倡二程少學於汝
南周茂叔其後學者翕然宗之二程死其高弟門人

前有河南朱光庭劉絢伯京兆呂大臨蘇季明上蔡謝良佐延平楊時建安游酢河東侯師聖伊川門人後有河南尹焞張繹東平馬伸福清王信伯涪陵譙天授楊尹遭遇靖康建炎紹興之間致位通顯天授入朝於靖康而不合紹興中再召不起後隱青神山中建安胡安國學春秋於程頤而不及見以楊謝為師友紹興初秦檜為亞相引安國侍經席一時善類多聚于朝俄為呂頤浩朱勝非所逐朱呂罷趙鼎相

焊以布衣入勸講經生學士多召用馮鼎既罷張浚
獨相司諫陳公輔首上章力排程氏之學以為狂言
怪語淫說鄙詞鏤榜下郡國切禁之安國疏言令使
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是入室而閉其戶也其
後檜再得政復尚王金陵而洛學廢矣楊時傳郡人
羅從彦從彦傳郡人李侗侗傳新安朱熹安國傳其
子憲憲傳廣漢張栻乾道淳熙間二人相往來復以
道學為己任學者號曰晦庵先生南軒先生東萊呂

祖謙其同志也南軒侍經筵不久而去晦庵屢召不
起上賢之久之丞相王淮當國不善晦庵尚書鄭丙
始創為道學之目王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
御史俾上疏言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其
名以濟其偽望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除授聽納
之際考察其人擯斥勿用晦庵遂得祠又數年周必
大為集賢相四方學者稍位於朝會朱熹除郎以疾
未拜而侍郎林栗劾其欺慢且詆道學之士乃亂臣

之首宜加禁絶栗雖罷去而士大夫譏貶道學之說
迄不可解甚至以朋黨詆之而邪正幾莫能辨至紹
熈末趙汝愚當國遂起朱熹侍經筵而其學者益進
矣熹侍經筵數十日而去位汝愚貶永州何澹為中
執法復上擊道學之章劉德秀在諫列又申言之於
是始有偽學之禁矣先是光宗登極劉光祖為殿中
侍御史上疏極言兩議交攻之禍詔下其章後五年
偽學乃禁　韓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

已而已不能巧為說以網善類也而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佞冑言凡相與為異者皆道學人也陰數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偽也於是憸壬險狠猥薄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已攘臂奮袂以攻偽干進而學禁之禍酷矣至是劉德秀劾留正四大罪首論其招引偽學以危社稷云

二月丙辰復置勅令所提舉官及同提舉

仍以編修勅令所為名遂移牒六曹大理寺及三衙江浙近便州郡監司抄録乾道五年正月至慶元二年十二月終續降指揮得數萬事參酌淳熙舊法五千八百條删修為四百七十沓送刑部審詳訖提舉官下三省合屬房分及校正都司審覆為書總七百二冊勅令格式目録各一百二十二卷隨勅申明十二卷看詳四百三十五冊四年九月丙申進呈自是

已修之書次第修進如撮要總類之屬殆不一名而
篇帙浸繁矣
禁省闈習偽學
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偽學之魁
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
將語録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悉見黜
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矣
三月己亥皇弟㮚封吳興郡王

本末見紹熙五年八月　柄早慧孝宗愛之淳熙十二年始就傅以館職黄唐倪思為學官至是加國號制曰孝宗憐早慧以鍾愛太上念特立以垂慈故見貴寵云

辛丑集議釋服

孝宗之喪上實以嫡孫行三年服監察御史胡紘言皇帝為孝宗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限三日集議釋服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

達豫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禪止宜倣古方喪之
服以爲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
經别嫌明微委是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六
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
御正殿饗祖廟以全權制屈伸之義將來禫祭令禮
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合
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
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宫中亦行三年

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議狀可付外
施行六月辛亥從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七月癸
未親饗太廟如故事焉
丙午上慶元會計録
初殿中侍御史姚愈請編會計録遂命金部郎中趙
師炳户部郎中楊文炳同編集至是書成上之
是月更國子試補法
時傅伯壽在翰林建言國子生員多偽濫請自今職

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從之

夏四月甲子余端禮罷

壬申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增臺諫官員

增置監察御史一員

五月不雨

禱于天地宗廟社稷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

決繫囚申嚴獄囚瘐死之罰

辛卯賜舉人第

御後殿賜禮部奏名進士鄒應龍等四百九十有九人及第出身有差進士第一人本莫子純以曾受蔭補降居其次應龍邵武人也　上登極四川類省試嘉州舉人當免解趙全叔為守靳之得試者僅有百許人是年登第者纔三人其有故未及試者四年復取三人而止是時英明舒三州舉人並赴南省而慶元府得十有七人安慶府得四人英德府得一人皆

附春榜視嘉州為優云

甲午減諸路折帛和買錢三年

建華文閣

奉藏孝宗皇帝御集

甲辰改慈福宮名

為壽慈宮 案內禪宮名高宗名德壽孝宗重華光宗泰安後改壽康而高宗憲聖后所居名慈福即德壽改築也通考慶元二年遷居重華仍易名曰慈福此云易慈福為壽慈而本年十月暨三年冬仍屢書慈福考嘉泰二年詔作壽慈宮注改重華為慈福時以舊慈福為重壽殿憲聖壽成皆徙居此迨

憲聖終喪改慈福為壽慈今憲聖尚在宮名似未遽改疑即改重壽殿之誤

六月乙丑命臧否縣令分三等

先是張釜量帥廣西案張釜字君量此誤合名字為一請令監司帥守各於歲終以所部縣令分臧否上中下三等合平而為七次春上奏頒之考功如臧甲於一路者取旨陞擢而否之最者亦加黜責其它次第斟酌施行以為懲勸從之然自後未有舉行之者明年釜量入為臺諫以至樞密卒不能自行其說云

張釜請申禁偽學

釜新除度支郎中淮西總領進言邇者偽學盛行頼
陛下聖明罷斥姦回登用賢哲天下皆洗心滌慮不
敢復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一心堅守
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左
司郎中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
之黨皆名士欲根株斷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
逐太皇太后聞而非之遂有毋及舊事之詔

甲戌御筆臺諫給舍論奏毋及舊事

務在平正以副救偏建中之意御筆既出韓侂冑及其黨皆怒時劉德秀為諫長與察官張伯垓等（案與伯垓同上疏者為姚愈）上疏言繼自今舊姦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則誤陛下之進用言之則礙今日之御劄若俟其敗壞國事復如前日而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姦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至放肆從之尋詔改不必更及舊

事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御筆之出也黄黼為殿中侍御史獨上言治道在黜其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至於前者有合論列事體明證有關國家利害者臣不敢不以正對疏奏黼竟徙它官未幾罷去

而姚愈遷殿中侍御史

丙子皇子埈生

八月甍追封兗王謚曰冲惠

秋七月丙戌降德音

以皇子生故也降諸路死罪囚釋杖以下流人呂祖

儉等量移内郡

戊子考核守臣便民五事

自紹興初令諸道守臣到官半年陳便民五事已又

命給舍看詳其可行者以聞其後寖廢淳熈末復申

行之至是劉德秀為諫長復請専付檢正都司考覈

取其近情合理者以聞三年四月丙辰復令給舍看詳以白執政而檢正左右司檢詳擬行之然今諸路守臣所上其言無甚可行特姑存故事而已

戊戌韓侂胄加恩

以誕皇子恩加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

八月丙辰胡紘請住進擬偽黨

紘為太常少卿建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近元惡殞命羣邪屏迹而或者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

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凡偽學之黨曾經

諫臺論列者權住進擬後二日遷起居舍人

九月丁亥復分利州為東西路

利路自建炎置帥或在益昌或在漢中未嘗分東西

也紹興十四年鄭剛中為宣撫副使時吳璘在興州

楊政在興元郭浩在漢陰剛中欲令三帥一體乃奏

分為東西路東路治興元西路治興州而浩兼金房

開達安撫使遥制夔路及京西三郡乾道初金州併

屬東路而守臣但兼管内安撫司元年夏璘改判興元朝廷以其逕制西路軍馬為不便乃權合東西為一路以璘為安撫使而東帥王權改知洋州璘薨不改淳熙元年璘之子挺為興州統帥李（原本缺）守興州會湯邦彥乞分利州東西及金襄廬楊為七路各置文武二帥邦彥得罪事遂寢五年復分為兩路以挺帥西路兼知興州紹熙五年挺卒以張詔代之復合為一路而詔但兼知興州不領安撫使道出興元章森

為帥以興州屬郡也欲殺其禮詔知之乃言已辭免

兼郡不繫銜但以都統制見森不能折卒郊迎之如

戎帥之禮詔甫至軍遂領州事蓋趙汝愚邱崈共議

本以削吳氏之勢而論者以為關外四郡既屬興元

戎司不能令緩急恐失機會詔遣閒卒出境而知西

和州王季明械繫之趙彥逾帥蜀奏罷季明至是復

分為東西路後郭杲代為帥而吳曦繼之開禧用兵

又以曦兼四川宣撫比曦之反凡所出偽命盡以宣

撫司號令行之由是四蜀一切稟承無敢異者至安丙為制置大使乃復合為一路故知汝愚宗削武興之權其慮甚遠如彥逾所見特淺耳

冬十月戊申上冊寶于慈福壽康宮

辛亥冊皇后韓氏

甲戌大閱

十一月庚寅上寬恤詔令

上詣壽康宮上太上皇帝寬恤詔令　壬辰京鏜等

上孝宗淳熙寬恤詔令明年四月頒降

十二月庚午韓誠賜謚

曰忠定誠侂冑之父神宗外孫也娶憲聖皇后女弟
積官橫行承宣使未嘗更歷事任侂冑既貴欲為父
作謚黃唐時為考功郎官見宰相京鏜言必不能奉
承因求去乃遷除樞密院檢詳文字改命館職官一
員暫權考功遂謚誠曰忠定於是博士徑除郎官又
遷橫榻而考功峻遷右史以致執政矣比修孝宗實

録又為誡作傳甚美及侂胄誅有詔削去附傳又仆所謂教忠之碑而謚不奪也韓魏公始以兩朝定策之功徽宗朝追封魏郡王而已侂胄既貴又丐以一官推恩為真王去郡字亦許之唐福州人合選高第既遷樞掾不數月又得江淮提點鑄錢而去時人以此稱之

是月朱熹落職罷祠案四朝聞見録在三年二月又云蔡本作二年十月

為監察御史沈繼祖所劾詔落祕閣修撰罷宮觀

竄處士蔡元定

編管道州明年卒于貶所　時臺諫洶洶爭欲以熹

為奇貨門人楊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

合言者亟以書告熹熹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

外不煩過慮然羣憸相顧久之不敢發獨監察御史

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

採摘熹語孟之說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監

察御史紘以藁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可立致富貴

遂奏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麄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康等十罪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明年正月省劄始至熹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為和

平翌旦諸生乃知其有指揮也後竟無告命蓋掖垣
不敢秉筆云時郡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變毅
然上道熹與諸所遊從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
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
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
幾微不適意邱子服獨為之涕泣流連而不能已處
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初元定師事熹而熹顧
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它弟子不得聞

者必與元定商榷之嘗輯共講論之辭曰翁季録者

蓋引以自匹也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

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及其貶也恨無可與晤語

嘗有帖云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窮理欲講

無從又不特常人別離之思而已也平日相聚未知

其為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又云每至讀書講

學無可告語無可咨叩尤覺仰德之深也又云足疾

未平血氣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

能息心休養纔方緒動冊子便覺前人濶畧欲以告
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輙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
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承晤之樂未知
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其歿也祭之云以精詣
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
而見蓋深致其哀㠀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為
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黙動静之不同然大體莫非
已發元定不以為是獨引程氏說以為敬而無失便

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熹再與元定辨論始悟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之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同門寡二以故小人是時有朱熹唱偽學蔡元定實羽翼之之人董銖曰偽學之說蓋掇拾陳賈鄭丙之緒餘猶未敢誦言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也至是沈繼祖之章無所忌憚則幾于無是非之心矣然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果何傷於日月乎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監生臣劉　　堦
謄録貢生臣馬心羅